

老舍

选集

LAO SHE

XUANJI

第 四 卷

话 剧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次

面子问题.....	1
龙须沟.....	89
西望长安.....	177
茶 馆.....	283

面子问题

三幕话剧

全 剧 人 物

佟景铭秘书 五十多岁，胖胖的颇有福相。世家出身，为官多年，毕生事业在争取面子。

佟继芬小姐 佟秘书之女。已二十六岁，犹自称十七。婚事未成，心中着急，但面子问题所在，又不能轻率从事。

于建峰科长 三十多岁，佟之同事与好友，略带市侩气，深知面子的重要，但决不为面子所牺牲。

秦剑超医官 三十二岁，很好的医生，但不大懂面子。

欧阳雪小姐 二十二岁，秦医官手下的看护。因容貌的美好，职业的高尚，往往不肯敷衍面子。

周明远书记 二十五岁，疑心全人类都轻视他。

方心正先生 三十多岁，因乱想发财而破产，虽在极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

单鸣琴小姐 二十八岁，方心正之妻，对面子问题绝对与丈夫合作。

赵 勤 三十岁，作工友而忽成小财主，心地很好，而欠精明。

徐 嫂 佟宅女仆，四川人，操四川土语，似不知世间有面子问题者。

第 一 幕

时 间 二十九年秋。

地 点 重庆郊外，迁建区内某机关。

人 物 佟秘书 于科长 秦医官 欧阳雪 周明远 方心正
单鸣琴 赵 勤

〔开幕。佟秘书血压高而有时通夜打牌，朋友的面子不可却也，昨夜打了十六圈，今天午时才勉强起床，午后三时才勉强来办公。机关疏散到乡间，一切设备都很简陋，已足伤心。加以生活日苦，而二十余年作官经验仍不足见知于上峰，一展怀抱，旧衣陋室，其何以堪！再加以打牌后热度增高，不得不时时以手抚脸摸头，身体精神咸呈衰弱之态，伤心哉！于是，不发作脾气有不可能者。工友赵勤进来倒茶，而后从袋中拿出一封信来。

赵 勤 秘书，一封信。（单手将信放下）

佟秘书 （高傲的）嗯！（看赵要走）赵勤，我问你，你就这么递给“我”东西啊？你懂得规矩不懂？

赵 勤 （莫名其妙的）我——

佟秘书 你的（指）“那”一只手是干吗的？

赵 勤 （看了看“那”一只手）这——

佟秘书 双手递信！我是你的上司！

赵 勤 （恍然大悟，重新递信）这样？

佟秘书 啊！（微一点头，命赵放信于桌上）什么时候来的？

赵 勤 一点多钟。

佟秘书 现在呢？

赵 勤 大概有三点了。

佟秘书 你太看不起我了！（轻轻以手心抚脸）信到，不马上给我送到家里去，现在才给我，你太目中无人了！

赵 勤 秘书！

佟秘书 不要开口！我知道，你看我去年是秘书，今年还是秘书，别人升官，我老当秘书，所以你看不起我，告诉你，我作了二十多年官了，我的资格比他们都老，要把眼睛睁开了看人！

赵 勤 我实在是太忙，秘书！

佟秘书 你有什么可忙的？还不是去巴结那些有势力的人。把我的事放在一边！

赵 勤 我哪敢！

佟秘书 不要再说了，一生气我就发烧！（又摸脸。掏香烟，因为不是好烟，故不敢掏出盒来，而仅拿出一支）

赵 勤 （赶快划洋火）秘书！

佟秘书 （把烟放在桌上）先不吸呢，头昏！

赵 勤 我去请秦医官，给秘书看看，好不好？

佟秘书 用不着！他一来，准又说我血压高，不应当打牌。仿佛血压高都是我自己的错处，没有他医生的事！

赵 勤 反正他是医官，应该伺候秘书！

佟秘书 也好吧，把他“叫”来！（赵下。他拿起信来审视，若有可疑者。按铃，无人来；步至门口，看见周明远书记）喂，你来！

周明远 （忧郁的走进来）干吗？

佟秘书 （坐下）去问问这封信是谁送来的？谁收的？谁交给老赵的？

周明远 我是书记，不管收发信件！

佟秘书 你是书记？书记难道就不伺候着秘书？

周明远 我还有几件公文，得快快抄好呢！

佟秘书 给我办事就等于办公，我告诉你！

周明远 （叹）唉！

佟秘书 你是怎么回事？

周明远 我不能去！

佟秘书 怎么？

周明远 我是书记，地位已经够低的了，不能再兼打杂儿！

佟秘书 （似颇有所感的）嗯！

周明远 没人，没有人看得起我！连我的父母都看不起我！

佟秘书 你今年二十几？

周明远 二十五！

佟秘书 你还年轻，应当多学习学习，告诉你，你虽然不大懂规矩，可是我看你很有出息，因为你知道注意自己的身分！可是，你要知道，趁着年轻，要设法抬高自己的身分；等到你自己的身分相当的高了，大家就把面子送给你了！

周明远 （似得到启示）是吗？

佟秘书 你看我，作了二十几年的官了，现在已经五十多岁，还无日不在奋斗挣扎，何况你呢！

周明远 对！对！秘书！从今天起，我就算秘书您的人了！我要学习，我要往上爬，教大家不再小看我！好，我去调查那封信去！秘书，我要是给您作事，您可得提拔我呀？

佟秘书 当然！谁知道尊敬我，我就栽培谁！可是，你须知道你我之间的距离，不准野调无腔的胡来！不要以为我赏给你脸，你就可以随随便便，忘了规矩！

周明远 是，秘书！（要走）

佟秘书 回来！我说怎样？你现在已经得意忘形了！你不看明白这封信，怎么调查呢？荒唐！

周明远 我是急于给秘书作点事！您看，平日大家都说秘书有脾气，不好伺候，现在我才明白——

佟秘书 谁说我有脾气啊，有人不满意我吗，谁？

周明远 有人那么说过，我可记不清是谁了！

佟秘书 呕！大家都怕我，是不是？

周明远 （迟疑）啊——是！

佟秘书 实话实说！你都听见什么了？

周明远 他们，他们——

佟秘书 说！

周明远 前两天有人说秘书的地位有点不稳当！

佟秘书 （沉默了一会儿）完全是谣言，胡说！哼，我的地位不稳定？哈，哈，胡说！他们认为我作到秘书就登峰造极了吗？我在北洋政府的时候就是秘书！不稳定？哈！我还要往上去呢！

赵 勤 （上）秘书，秦医官——

佟秘书 等一等！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赵 勤 号房里给我的。

佟秘书 谁送到号房里的？

赵 勤 必定是邮差呀！

佟秘书 混账！这上面没邮票！

赵 勤 那我就知道了——报告秘书，秦医官很忙，他请秘书到诊疗所去。

佟秘书 什么？我传他来，他倒叫我找他去？这太不象话了！

赵 勤 秦大夫倒是真忙，还有十几号病人等着看病呢！

佟秘书 你就根本是混蛋！我并没叫他来看病，都是你胡出主意！可是你又没本事把他叫了来！成心抹我的面子，哼，简直是戏弄我！我知道，你们是串通好了一齐戏弄我！

赵 勤 好在诊疗所离这里没有半里地，秘书活动活动，走几步儿，也许——

佟秘书 不要再讲！周书记，你去，一定得把他带来！看秦大夫这个样子，恐怕也是听到了谣言。我教他看看，今

天我还是佟秘书，他敢不伺候我，我会叫他马上滚蛋！快去！

周明远 是！（下）

佟秘书 太气人了！太气人！倒茶来！（赵倒茶。他又细细看那封信，仍不敢拆开）

赵 勤 （献茶）秘书别太生气，您的血压高！

佟秘书 胡说！血压高！（摸脸）比刚才又热多了！

赵 勤 秦医生来到，请不必跟他生气，秘书的身体要紧！

佟秘书 我的“身分”更要紧！好吗，连一个小小的医生也敢小看我，太不象话！

赵 勤 是！秘书还有什么事？

佟秘书 （想了想）去给我买一块钱的白瓜子，听说白瓜子能治血压高。（给钱）

赵 勤 附近大概买不到。

佟秘书 把钱拿回来，不用买了！莫非你也听见——（又不便说了）

赵 勤 怎么啦，秘书？

佟秘书 啊——附近没有，不会到刘家湾买去？你这种人多走几步路，还怕把脚走大了吗？

赵 勤 倒不是我怕走路！

佟秘书 那么是嫌钱少，值不得跑这么一趟？我这是听人说的，还不定灵验不灵验呢，所以先要一块钱的。要是吃着真见效验，我还许买一千块钱的呢。

赵 勤 也不是！我是怕这里没人伺候秘书！

佟秘书 不要再费话！唉，跟个听差的也要费这么多唇舌，什

么年月！去，买来送到家里去。

赵 勤 是！那封信呢？

佟秘书 你糊里糊涂，弄不清这种事！去吧，把瓜子送到家里去，就手儿问问小姐有事没有，有事呢，你就给办完了，再回来吃饭。

赵 勤 是！您那儿的老杨又走了吧？秘书还找人不找？

佟秘书 当然要找，我还能自己挑水买东西去？

赵 勤 有个乡亲，人很好，秘书——

佟秘书 先买瓜子去，回来再说！

赵 勤 管饭，再给他二十五块钱就行！

佟秘书 吃我一斗米就是——去你的，回来再说，听见没有？

赵 勤 是！（要走）

佟秘书 还有，看看于科长，请他过来谈谈！

赵 勤 是！（下）

佟秘书 （又摸了摸脸，长叹了口气。拿起信来，要拆开，见周书记进来，把它放在衣袋里）秦大夫呢？

周明远 大夫忙得很，教看护来了。

佟秘书 啊！教她进来！

周明远 是！我马上就调查那封信去！

佟秘书 嗯——用不着调查了！

周明远 怎么？

佟秘书 我教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不叫你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要多问！教看护进来！

周明远 好容易……啊，秘书再派我点别的事作，好不好？秘书，士为知己者死，我愿意多给您作点事！

佟秘书 给不得脸！给不得脸！太罗哩罗嗦了！去——教她进来！（周失望的下去，欧阳上）秦大夫为什么不来，我传的是他——

欧阳雪 不是我！

佟秘书 看明白，你是对谁讲话呢！你是个小姑娘，我不能不客气一点，你要是和秦大夫一样的——

欧阳雪 混账。

佟秘书 啊——糊涂，我可就一点面子不留了！秦大夫干什么呢？

欧阳雪 看病哪。

佟秘书 给谁？

欧阳雪 也有咱们的熟人，也有附近的老百姓；反正都是病人。

佟秘书 是他们大，还是我大？

欧阳雪 谁的病大呀？

佟秘书 身分，地位！我是秘书，他应该伺候着我，难道我还不如老百姓？

欧阳雪 大概在一个医生眼里，病人就是病人，都一个样！秦大夫教我告诉秘书，等把那些病人都打发了，就来看秘书。

佟秘书 呃！我问你，秦大夫是不是看不起我呢？是不是有人鼓励他，跟我作对呢？

欧阳雪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事呢？他现在很忙，忙完了就来，而且先教我来告诉你一声，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佟秘书 不简单！不——

欧阳雪 那么秘书要怎样呢？

佟秘书 教他马上来！告诉他，我并没有多大的病，专为教训教训他！

欧阳雪 这不是故意斗闲气吗？

佟秘书 你不懂！我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了，没有受过这个！去，告诉他去！

欧阳雪 我要是那么告诉他，他就一定更不肯来了！

佟秘书 他敢不来！哼，（仿佛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也该立立威了！他敢违抗我的命令，我教他滚蛋！

欧阳雪 他可是个很好的医生，医道好，人也好！

佟秘书 我看他不好，他就不好！去！

周明远 （飞跑进来）秘书！秘书！

佟秘书 这是怎么了？

周明远 我把秦大夫请来了！这算是我的一功不算？

秦医官 （很快的进来，对欧）赶快回去！给二十八号换药，教二十九号稍等一等，我马上回去给他开方！（欧下）秘书，什么病？

佟秘书 没有病！我要教训教训你！教你知道我哪时传你，你哪时就应当马上来到！

秦医官 病人还等着我呢，没工夫和你斗闲气！（要走）

周明远 （拦住秦）大夫，医官！他是秘书，你总得给他个面子！

秦医官 躲开！我只管看病，不管别的！你这年轻的人为什么扯谎呢？

周明远 我不那么说，大夫你就肯来了吗？

佟秘书 好！好！

秦医官 秘书，你到底是有病没有？我有我的工作，不能老伺候你一个人！要还是血压高的话，别再打牌！

佟秘书 打牌不打是我自己的事，治血压高是你的事！在官场里二十多年了，我就没看见过你这样的医官！好在你还只是个医官，我有法子治你！

周明远 秦大夫，说几句软和的话！看在我的脸上，把这一场敷衍过去！

秦医官 你算干什么的？躲开！（几乎把周推倒，走出去）

佟秘书 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周明远 不用生这么大的气，秘书的血压高！

佟秘书 你也滚出去！

周明远 我怎么了？

佟秘书 你把他带来就完了，还不马上出去，偏站在这里看我丢脸，你也不是东西！

周明远 我倒弄了个两面不讨好！我好心好意——

佟秘书 不要再说！你要敢把方才这一场说给别人听，我把你马上开除了！走！

周明远 好吧！

于科长 （上）秘书，又跟谁发脾气哪？您的血压高，何必跟无知的人们动气呢？

佟秘书 （对周）你还在这儿干什么？还不给我走出去？

周明远 （惨笑）好吧！（下）

于科长 怎么一回事，秘书？

佟秘书 都是科长你的事！坐下！

于科长 我的事？那就好办了，我是秘书的知己朋友。

佟秘书 你非给我办一办不可，不然的话，我就没脸再来办公了！

于科长 （坐）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佟秘书 又是那个姓秦的大夫，他气我，成心气我，不止一次了，今天这一次可以算作登峰造极！

于科长 他就是那么个冒失鬼，犯不上跟他真生气！

佟秘书 不然，不然！今天已经到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地步了！他属你那一科管，你得给我重办他！

于科长 呕？！

佟秘书 你看，我今天身上又不大好了。（摸脸）

于科长 昨天晚上又“摸”来着？

佟秘书 朋友们要在我那里玩一会儿，我不能不陪着，面子问题！

于科长 一点也不错！

佟秘书 我传他来给我看看，第一次他没来，第二次他派来个看护敷衍我，第三次他自己来了，当面骂了我一顿！

于科长 太不象话了！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出气！

佟秘书 还不只是出气的问题！（慢慢的立起来，似有无限悲愤者，望着窗外）

于科长 （也立起来）那么——

佟秘书 （背着手，慢慢的走了几步）唉，哼！

于科长 （赶过去）怎么了，秘书？

佟秘书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忽然极度愤怒的）我教他滚